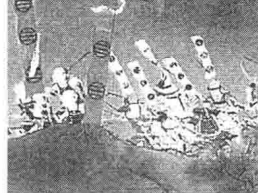


德川家康

〔日〕山岡庄八 著

11

南海出版公司



德川家康

11

〔目〕

山岡庄八 著

李善青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家康. 第3辑. 王道无敌/[日]山冈庄八著;
岳远坤, 王维幸, 李菁菁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6

ISBN 978-7-5442-7715-0

I. ①德… II. ①山…②岳…③王…④李…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701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05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川家康·第三辑·王道无敌

[日]山冈庄八 著

岳远坤 王维幸 李菁菁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锐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崔健

装帧设计 金山 朱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2

字数 1784千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715-0

定价 19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录

- 一 谋生四条河 /1
- 二 倚红拥翠 /13
- 三 敢违天命 /27
- 四 家康问道 /34
- 五 筑城风波 /51
- 六 借病施疑 /62
- 七 良教良子 /77
- 八 红毛“海盗” /91
- 九 南蛮野心 /102
- 一〇 出航大洋 /113
- 一一 祸端初显 /124
- 一二 联名状 /133
- 一三 密盒天机 /144
- 一四 窗开三百年 /155
- 一五 身后计 /162
- 一六 血浓血薄 /177
- 一七 大坂回心 /185
- 一八 平地风波 /198
- 一九 微服探病 /206
- 二〇 匹夫忧国 /221
- 二一 忠义之臣 /235
- 二二 相会二条城 /247

- 二三 大坂刁妇 /262
- 二四 流浪圣人 /276
- 二五 恶人恶心 /284
- 二六 大坂隐患 /292
- 二七 一期一会 /299
- 二八 命有反骨 /311
- 二九 命如虫豸 /326
- 三〇 长安事败 /335
- 三一 以剑止杀 /344
- 三二 万雷惊落 /355
- 三三 不败之地 /370

一 谋生四条河

自庆长八年（一六〇三）始，京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百姓亦安居乐业。九年举行丰国祭时，此种繁荣已有落地生根之势。至十年夏，人间似乎已成太平盛世，战乱恍若隔世。

德川秀忠入京，曾在一片繁华中激起些许微澜，不意最后反而彻底消除了百姓的不安。最初听说秀忠携十六万大军赴京就任将军之位，京坂各地百姓纷纷作好了逃难准备。后来，经过所司代板仓胜重及茶屋四郎次郎清次、本阿弥光悦和角仓与市等人积极游说奔走，才未发生大骚乱。不久，便举行了盛大的高台寺落成礼。

丰臣秀赖入京，因遭到上方大名和淀夫人反对而未果，对此，一些有心人曾隐隐感到担忧。然而，据说德川家康事后不但对此并未深究，反命六男忠辉代秀忠前往大坂城问病。待秀忠圆满主持了高台寺落成礼后，前往江户赴任，世人才完全放下心来，深感天下大势已定。

庆长十年六月初四，秀忠出发前往京城。

当日，本阿弥光悦家中做了红豆饭，举家同庆。光悦在丰臣秀吉时曾心存不安，当日，他却召集亲朋好友。“只要有天御所，海内便不会乱！”推杯换盏之际，他兴奋地声称：“新京城诞生了！”

秀忠赴京二十多日后，高台院正式迁往高台寺。

京城内外，民风焕然一新。民心真正稳定下来的证据之一，是北野天满宫境内、四条河岸附近搭起了杂耍戏棚，虽值盛夏，依然观者云集。

其中不仅有京城居民，还有各地前来觐见的使者，以及上京亲身体会太平盛世的外地游客。

一日，本阿弥光悦行至四条河畔的歌舞伎馆前，巧遇旧友角仓与市。

与市作为商家，已与同样年轻的茶屋齐名，他本人亦雄心万丈，一直在暗中寻找扩大交易的机会，计划再增加一艘朱印船。此日途经此地，乃是为了去游说专门负责幕府海外交易事宜的丰光寺承兑大师。

“在此处遇到先生，实乃晚生之幸。咱们到附近用些茶吧。”与市不由分说，把光悦拉到附近一家挂着苇帘的茶舍里。

“先生一直颇为关照茶屋先生，可也别忘了与市啊。晚生希望，无论如何再增加一艘朱印船。”与市道。

“明白，明白。此事我已向大御所禀报过了。”光悦道。

河面上吹来清凉的风，二人甫一落坐，光悦突然意识到，邻座那个客人，在哪里见过……此人头戴宗匠头巾，年纪五十左右，身形气派一望便知乃是武士。光悦一面听角仓与市说话，一面努力回忆。

“知道知道，你就放心吧，一定能批下来。”光悦继续敷衍着。突然，“啪”的一声，他重重拍膝道：“对，高山右近大夫！”

角仓与市吓了一跳，问道：“您说什么？”

“嘘——”光悦赶紧向与市使了个眼色，身子一转，背对苇帘。此时与市似也明白了些，小声道：“旁边那位是何人？”

“就是想把洋教立为日本国教、惹得已故太阁震怒的高山右近大夫。”

“哦？那位寄身于加贺前田门下的茶道师？”

“是啊。现已改名为等伯。在茶道方面造诣颇高，乃‘利休七哲’第一人。”

“噢，时隔多年，高山右近大夫又从加贺回到此处游玩？”

“嘘——”光悦再次止住与市，他听到，那个和高山右近坐在一处的武士提到了松平忠辉。

忠辉不久前曾将军前往大坂城问病，京坂一时议论纷纷。然而引起光悦兴趣的倒并非此事，而是因为光悦的表妹阿幸嫁给了忠辉家老大

久保长安为妾，但听说最近她已离开佐渡，到了京城。

“啊，这么说来，松平忠辉大人还真是器量非凡啊。”光悦凝神细听时，高山右近的声音如行云流水般清晰传来。唯经常练习歌谣，才会有这般好嗓子。

“我在大坂也听说了，家康公诸子中，松平大人的气度丝毫不逊于结城秀康大人。”

“正是。”

“但大人的眉眼之间隐生反骨，您不认为有些意思吗？”那武士说罢，低声笑了。高山右近好像对此也颇有兴致。

“众多兄弟之中突然生出一个逆子，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吧。”

“是啊。让我们旧教的敌人、英吉利人三浦按针一直待在家康公左右，甚是危险。不知何时，我们的人可能就被他用计赶出日本了。天主教信徒的不安并非没有道理。”

“嗯，如此说来，得让忠辉出头喽。”高山右近道。

角仓与市突然凑到光悦面前，悄声道：“旁边那武士乃是明石扫部大人。”

光悦不觉胸口狂跳。明石扫部主张立洋教为日本国教，甚至强迫领内的百姓信教。现在，他居然和曾激怒太阁的高山右近相会于四条河畔，这绝非偶然。明石扫部乃虔诚的洋教徒，一直伺机让淀夫人和秀赖也信教，也许右近大夫正是扫部特意从加贺叫来。这样一想，光悦觉得，对那二人的话绝不可掉以轻心。

“是啊，忠辉……”高山右近并未察觉本阿弥光悦正全神贯注听他们谈话，又低声道，“他如今拥有信浓？”

“是。眼下在川中岛，不过大多时日都在江户，不在领内。”

“这么说来，就无能接近他的法子？”

“目前还说不好，不过应可找到门路。天下岂有绝人之路？”

“唔，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大名乃是何人？”

“他岳父伊达政宗大人。”

“哦，伊达的女儿……”

“媒人还是和您甚熟的今井宗薰先生呢。”

高山右近沉吟道：“这么说，在江户建了施药院的索德罗，终于和伊达大人牵上线了？”

“是啊。”

“好在伊达之女，亦即忠辉之妻，和我们一样都是信徒，也算我们的同道。”高山右近道。

本阿弥光悦突感嗓子发干，忙喝了口茶。“意外之风带来的凉意，很容易让人昏昏欲睡。”他暗示角仓与市应戒备。

大致了解邻座之言后，便会识到其中意义非比寻常。这二人是认为，因为忠辉之妻乃旧教信徒，便可利用她煽动忠辉，同时拥护忠辉的岳父伊达政宗，以谋求旧教——葡国的耶稣派、班国的弗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加派之平安。不用说，他们如此策谋，直接原因在于家康的亲信兼西洋老师三浦按针乃是英吉利人。英吉利和尼德兰作为欧罗巴新兴势力，近年来不断扩张国力，到处与葡国、班国竞争。它们的船只但凡在海上相遇，必会战火四溅，故多有军舰护航。因此，光悦看到高山右近密会明石扫部时大吃一惊，并非毫无缘由。

“听说，索德罗不但在江户建了施药院，”扫部道，“还献给政宗一个洋女。”

“那无甚大不了的。”生性正直的右近对扫部的话颇不以为然。

扫部佯作未闻：“政宗勉强收下了，但那女人竟在府里生了病。”

“哦？”

“于是，半夜三更把施药院的布鲁基利昂叫去，索德罗也随之进了伊达府，见到了政宗。这便是他的手段。”

高山右近沉默着。

光悦虽和右近信奉的教派不同，然而也是日莲信徒，同样为人正直，因此他完全明白右近为何沉默。虽然事关重大，但索德罗把为救济贫民而建的施药院的女看护都献了出去，还让她装病，以和政宗建立联系，这种策谋乃是对真正信徒的侮辱。

“然后，索德罗请政宗帮忙，另寻他路。”扫部续道。

“何路？”

“看能否有人，让索德罗见到松平忠辉。”

“政宗或是忠辉家老大久保长安都行啊。”

“不过那二人都已回绝了。”

“回绝了？”

“是。大久保长安说，他自己倒可见索德罗，可忠辉年纪尚幼，不宜为其引见。伊达大人则以不能强迫女婿信教为由拒绝了。”

“唔，他们都看透了索德罗不好对付。”

“但我们若袖手旁观，按针把英吉利船队唤了来，后悔便来不及了。”

“且等，扫部大人。我不明白，那索德罗到底想干什么？他为何要面见忠辉？”

“当然是想把英吉利人的海盗本性给松平大人讲清楚。”

“但忠辉不过是信浓大名，并非手握重柄啊。”

扫部接着说出一句话，让光悦大吃一惊。

“等伯先生，我方才说过，忠辉生有反骨，有意凌驾于新将军之上。”

“您确实这般说过。”

“让他和大坂联手，万一有事，就从班国调来军舰，我们好不容易站稳脚跟，不能前功尽弃。”

“难道要让忠辉谋反？”

“嘘——有了这种准备……有了这种准备，心里就踏实了。大御所已经老朽了。”

高山右近似乎颇为吃惊，许久没有应声。

没想到事情如此可怕。本阿弥光悦忙站起身，拉拉角仓与市的衣袖。高山右近必也未想到，才疏于防范。此时他若关注周遭，定会发现光悦和与市在旁。

“对了。我们去看看歌舞伎，人都说不错。许久未去了。老板，茶钱放这儿了。”

二人慌忙走下河岸，胸口还在扑通扑通直跳。本以为天下已然太平，可以安心了，不料仍有骚乱之源。而且，这源头与最让光悦担心的“粗

野大名”完全不同。

光悦急急在前面走，来到土堤旁的茶舍前，轻轻揉揉胸口，坐了下来，“角仓先生，刚才那些话你都听到了？”

然而角仓与市并不似光悦那般吃惊，“听到了。白日做梦的东西！”

“虽说是白日做梦，但可不能掉以轻心。”

“哈哈！”与市笑起来，似觉光悦的话很是奇怪，“我们势亦不弱。即便是班国葡国的大军压境，也无甚好担心的。”

“哦？”

“我们不但有船夫，还有水军。除此之外，欧罗巴正被两派势力分裂。我替日本国感到高兴呢。”

“唔？”

“只有信旧教者和信新教者联手打过来，那才堪忧。”

光悦不答。年轻人总是乐观，虽说并非毫无道理，但光悦心中仍觉恐惧。

天下初定之时，秀吉公想出兵大明国。当时，光悦只觉眼前一片黑暗，甚至僭越身份，坚决表示反对。最后的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征朝只是在秀吉公生涯留下苦闷和失败的烙印。之后，家康公率众人走向太平。然而不安于现状的人，依然潜藏各地……

“角仓先生！那些人如此猖獗，我岂能袖手旁观？”光悦的声音异常激昂。

角仓与市似不明光悦的不安，安慰他的心情更甚，“那种妄想，根本不值先生担心。万不得已时，我们还能向英吉利和尼德兰求助，反正他们总是在大洋上你争我夺。”

“那是权宜之计。没有比战事罪孽更深重者。即便是英吉利和班国打仗，我们也要劝和，此乃为人之责。”

“哈哈，先生乃是批评晚生。”与市笑着挠了挠鬓角，立刻把话题转到了朱印船上。

欧罗巴的旧教国和新教国连年交战，已经打到了南洋海上。因此，与市极力主张日本应尽量增加船只和他们抗衡，绝不能落后。光悦并非

反对与市和茶屋四郎次郎等年轻后生的意见，但令他难以心安的，是倘若再发生一向宗那种暴动，新旧两教势不两立，该如何是好？若日本再次分裂，定会形成大坂和江户分庭抗礼的局面，众多浪人必定蠢蠢欲动。斯时，可就苦了天下苍生。

光悦在河边和与市道别后，一路无知无觉，回到家中。他脑中一边想着日莲上人，一边琢磨《法华经》有无与眼下心情相符的句子。

“回来啦。脸色怎的不好？”妙秀提着水桶站在家门口，担心地问道。

“母亲，这么热的天，您还要劳作？”

“正因天热，才要洒水。小心踩一脚泥。”妙秀看去心情不错，她抬起下巴指指屋内，微微一笑道，“进去吧，你最讨厌的客人已等你半日了。”

光悦还没醒过来——此事绝不可置之不理，应提醒众人防患于未然。

依然无风，房里却很凉快。光悦走到内室门口时，惊讶地站住了。房里，一个女人面朝外正宽衣带，看到光悦，她慌忙扭过身，饱满紧致的身体像卖弄似的隐约可见。

“呀，吓了我一跳。进来也不响一声！”

女人正是从佐渡来到京城阿幸。她像刚刚冲过凉。

“你终是回来了。”光悦忙移开视线，心生恼意。他向她微侧过身子，道：“向大久保大人告假了吗？”

阿幸像小女孩一样笑了起来，“呵呵，别站在那儿，赶紧进来啊。这里可是表哥的家啊。”

“何时从佐渡出发的？”

“这是秘密，不能说。但我非告假而来，放心吧。”

“你这身打扮，简直像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或歌舞伎艺人。”光悦说着，背对门口脱下鞋，走进房中。

此时阿幸也已系上衣带，斜斜坐着，膝上摊开一把折扇。“表兄，您未在京城见到大久保长安吗？”

“你是和他一起来的？”

“不。我想让他吃一惊，才偷偷来的。”

“那大久保大人来没来京城？”光悦忙问，他心中仍惦念高山右近和明石扫部的密谋，“阿幸，大久保大人上次未和松平忠辉大人一起来，是有要事耽误了？”

“那时他在伊豆的金山，四月末才离开佐渡。”

“阿幸！”

“怎的了？样子这般可怕。”

“大久保大人对你……他喜欢你吗？”

“您猜呢？”

“看你一脸喜色，和大久保大人一定合得来。”

“那就别做出那种可怕的样子。”阿幸将扇子抵在丰满的胸前，扑哧一笑。

“笑什么？对了，你从大久保大人口中，有未听过关于伊达陆奥守或索德罗之事？”

“呵呵，您这么一说，我还真听过他们二人的趣事呢。”

“听说过？都是什么事？”光悦急急追问，随后又有些尴尬，“你听到的，都只是他随口说的？”

“嘿，看来那些话已经传到了京城。”

“哪些话？”

“伊达把洋女人推给长安的事。”

“伊达？洋女人？”

“听说长安断然拒绝了。呵呵，洋女人很难对付。伊达大人也说过，索德罗献上的女人不好驾驭。没想到表兄对这种事也颇感兴趣。若想要洋女人，我可以帮您搭桥。”阿幸说得一本正经，戏弄着光悦。

生性严谨的光悦简直想给她一巴掌，忍了一忍，终没出手，眼下她终究是大久保长安侧室。

“呵呵。”阿幸又笑了。许是因为好久未回京城，她感到甚是快意。“天下大名中，只有伊达收了西洋女人为妾，故最近世人都管好色之人叫‘伊达’。”

“你听到的就这些？”

“这些奇闻轶事在其他地方可听不到。那个女人未得宠，就立刻生了病，深更半夜遣了下人去浅草的施药院叫洋大夫。大概日本的药治不了西洋女人的病。”

“这些都是长安说的？”

“怎么不是？大人对我言无不尽。伊达应付不了洋女人，还想推给长安呢。”

光悦有些迷惑。通过阿幸的话，他能揣测索德罗接近政宗的意图。然而，连秀吉公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伊达政宗，为何会从索德罗处接受那个女人？

“人们都说，是伊达提出要求。对了，听说伊达向那个女人要面包。哦，不对，是为了面包才要那个女人。有这样的谣传。”

“面包？是什么人？”

“不是人名。是一种烤好后很久亦不会腐烂的食粮，打仗或狩猎时可用作干粮。”

“这么说，他为了面包，就收下了那女人？”

“那女人大概知道面包的制法。总之，长安说伊达乃是多欲之人。”

光悦正是对“欲”感到忧心。无论角仓与市还是茶屋四郎次郎，都年轻而多欲。年轻固然令人心如朝阳，然也容易使人落入圈套。索德罗尚可对付。但若根据对方是否容易对付便来定计，就显得有些不慎了。

“阿幸。”

“怎的了，表兄？”

“我有件秘事要拜托你。”

“哎呀，真难得啊。我还以为表兄是座金佛，不会理睬阿幸呢。”

光悦皱眉道：“你能否当作是祖师爷的命令，为我们探探内情？”

“哦？日莲圣人也派奸细？”

“都是为了日本国啊。倘若和大久保大人来往的人中，有提到江户和大坂不和诸言，一定记下来，然后告诉我，行吗？”

阿幸意外而紧张地盯着光悦，想必是因为表兄从未这般严肃地和她

说过话。“表兄，请再说一遍。阿幸粗心，怕听漏了。”

“好，我说。”光悦表情更加严肃，悄悄看了一眼四周，“方才说的是，希望你……帮我好生留意长安身边之人。”

“这样做，表兄有何好处？”

“阿幸啊，此非事关光悦个人得失。我是为了让天下避免战乱，宣扬祖师正义。”

“是和立国安邦有关系？”

“对！立国安邦，立国安邦，就是这个意思。我担心啊，怕战火即将燃起。”

阿幸注视着光悦，耸了耸肩，道：“战事？我最恨打仗！”

“好了。好生听着，牢记在心。日本要是发生战事……必是因为三个隐患。”

“三个隐患？”

“其一是江户和大坂不和。并非说大御所、将军大人和秀赖不和，但是大坂城内都以秀赖为天下之主，很多人对江户心存不满。江户的情形也一样，自从八万骑旗本绝大部分被迁至关东，也都对丰臣氏起了深深的反感。”

“阿幸明白。那么其二呢？”

“乃是南蛮人和红毛人的对立。”

“呵呵，所谓红毛人，日本国也就三浦按针一人，由此联想到打仗，未免多虑……”

“不。”光悦打断阿幸，低声道，“你不知，南蛮人和红毛人在教义上有分歧。比方说，南蛮人是比睿山的天台宗，红毛人便是本愿寺的一向宗。日后双方的船只不断开到日本来，还不知会引发何样的纷争呢。”

“呵呵。好吧，就算真有其事。那第三呢？”

“第三是……”说着，光悦再次重重叮嘱道，“绝不可泄露出去，知道吗，此乃祖师爷的经文给我的暗示。第三便是，德川恐有萧墙之忧。将军和他诸弟之间……你可能又会说绝无此事。对，现在其还未出土，不过正在地下长着呢。”

阿幸这次未笑。她压低声音，道：“是松平忠辉大人吗？”

“对。”光悦重重点头道，“我刚去过一个地方，听到有人说，忠辉的才具无人可及。”

“这……”阿幸看左右无人，低声道，“大久保大人和我谈心时也常说，在大御所诸子中，忠辉最有出息。”

“他也这般说？”

“是啊。说他比将军更有能耐。他若早出生，必不会让本多正信父亲和土井利胜为所欲为……”

“言之有理。”光悦急急回答，突然又噤了声。他意识到了更令他不安之事，“阿幸。倘若比将军和越前结城大人更有才具的兄弟，给天下最有野心之人做了女婿，会怎样？”

“最有野心之人？”

“是，连太阁都不敢掉以轻心，特意安排人监视他。”

“您是指伊达大人？”

光悦未直接回答，“若你是那人，会怎样想？会不会认为，自己的女婿亦是大御所儿子，让这般出类拔萃的女婿做天下之主，有何不可？”

阿幸大气也不敢出，直直盯着光悦。

“若那人对我方才说的隐患已有所察觉，他会怎样想，怎样做？”

“……”

“江户和大坂不和，南蛮人和红毛人对立……他便不想加以利用？”

阿幸慌忙给光悦扇了扇风。她感到很热，光悦额头上也渗出了汗水。

“先撇下这个问题不谈。想想索德罗、伊达、大久保……你不觉揪心吗？”

“是，”阿幸这才皱着眉头，叹息道，“阿幸终于明白表兄的意思了。”

“阿幸，我认为，若不及时清理，所有的头绪会纠缠一处，到时恐难以收拾。”

此时，洒完水的妙秀提着水桶过来。

“今日这是怎的啦？也没见拌嘴，还聊得这般起劲！”妙秀很是欣慰。阿幸和光悦虽不太投机，不过毕竟是表兄妹。

“看来佐渡岛很适合阿幸。好久未见了，今日给你做些你爱吃的。”妙秀朝井边走了两三步，又折返回来，“阿幸，今晚你回家，还是住这里？”

阿幸不答，她和光悦还没说完，但说不定得回此时可能在乳守宫附近游玩的大久保长安身边。

“唉，你们还没说完吧。”妙秀苦笑着走开了。

“这么说，表兄乃是让阿幸监视大人了？”

“监视？这样说太生硬了。但倘若天下再度陷入战乱的深渊，百姓可又要受涂炭之苦了。”

“那是自然。女人比男人更恨战争。可是，大人不会被伊达利用。”

光悦对这一点亦很是清楚。大久保长安何止不会被利用，倒是经常利用别人，他绝不会输给伊达政宗。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两个个性强烈的人互相利用，会形成何种局面？

“阿幸，我担心的，是大久保和伊达相互利用，狼狈为奸……”

“可是表兄，这世上就是如此。女人靠男人，男人又为女人。无可利用之人，就一无是处。这是您教我的。”

“那是说善与善的交会。若是恶与恶结合，就……”光悦不耐烦地咂了咂嘴，“好了。假如伊达想颠覆天下……”

“啊呀，好生可怕！”

“而大久保想让自己的主君继承将军之位，那时又会怎样？他们一旦臭味相投，就极可能生成颠覆天下的阴谋。”

“哦……”

“这只是假设。若加上索德罗背后的南蛮国、洋教众信徒，以及浪人和大坂城主，会怎样？”

“请莫再说了！莫要再说……”阿幸突然捂住耳朵，闭上双眼。